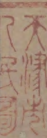


兩漢鴻文卷之十六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諸侯王表

班固



管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五十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
 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
 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
 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衷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
 兩漢鴻文卷之十六
 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
 漚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鐵之言。然
 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
 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
 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
 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
 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
 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

禮要非吟

過其歷秦不及期國裁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

與史

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

各自成作

以東盡遠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

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

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

亘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

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

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二

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

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轉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

給季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

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

轉

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

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

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

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

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

封爵太過
意在馭外

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唐荆川曰此等文字只是叙事畧帶議論

陳明卿曰西漢存亡關係在此故孟堅痛切詳盡

言之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清用排偶
語然以拙

用之故不
弱六朝尚
秀媚遂不
可

邪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被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又三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偏於戎狄，嚮應瘳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石，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昔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劇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入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少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兩漢鴻文 卷十六 表 四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口，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處出庸保之中，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

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
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恭已之治湯法三
聖成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
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寓愛敬飾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兩漢鴻文

卷十六

表

五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乏無主朽國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
爲轉屍以徃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遼東布章非所以視化
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
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

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
之侯籍云

阿莫鳥文

卷之六表



景帝昭宣元功臣表

班固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顧瑞屏曰既愛其蕭潔復賞其古雋以較腐史譬

猶伊呂當在伯仲間

兩漢鴻文

卷十六表

七

高帝向基
二人文帝
撫靜厥牧
漢武功臣
之隆有以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
 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
 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
 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
 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
 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
 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
 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
 兩漢鴻文
 卷十六
 末
 八
 列侯之爵又疇次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
 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
 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
 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
 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
 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
 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寢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易敘宓義神農皇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宓

詳味官名具見帝王

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

設官宰世之旨與泰

師鳥各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

漢治華符失俱定大

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

學問宜置忠焉

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資四岳以舉賢材揚

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

稷播百穀高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

共工利器用蓐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

兩漢鴻文

卷十六表

九

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

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

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

互有此體亦有其人

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

後無此體亦無其人

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

世代之降可為三曠

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

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

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

土是謂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

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乘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
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
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虛政遂以
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陳明卿曰班椽之筆大抵不本於子長者儘傑然
無偶其憎損子長處卽加工整殊乏天趣此
表其所自創也故尤可喜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

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有節故曰天稟其性而不

能節也天地節而時成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

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十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

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諱則王道備矣

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節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

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

下論禮

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

兩漢文

卷十六

志

十一

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

節論

疏傳

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

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

禮樂本於身誼自傷
哭泣天絕
恐亦非禮
兼中人即
成見用亦
具禮樂之
父耳

二既

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取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
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

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
十餘年宜定制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

獄訟衰息廼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

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

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

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十三

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

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臧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以從事故務

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

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

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

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
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
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
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
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
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廼可
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廼可理也。故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
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
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
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
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
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
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
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
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士。述舊禮。明
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
時。健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祿劉
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
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十五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箠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
者。不絕。絲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誑。不閑義理。不示以
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七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

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

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

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

篡禮樂安可與

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

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卽位三十年

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廱顯

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

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十六

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

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

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儔漢典寢而不著

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

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

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

以不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

下論樂

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史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

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

音作舒劉

尚孟聲之

言亦是陽

淫暴之尚

未及賈生

右左氏所

述諸人其

言親切真

有所本

焉是以繼微癘瘁之音作而民思憂聞諧緩易之音
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
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
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

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
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
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十七

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

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

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

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

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

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

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

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論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詠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一八

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鍾鼓鏗鏘。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

細繼處不
承天孫

于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
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
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
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
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
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
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九

三十一

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絲
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
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
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
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學官但能紀
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
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
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匏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

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山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二十

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三

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

天子下太學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

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

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有娥姜原高稷始生玄王

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

平當欲與
樂樂於成
帝之時是
於絲竹之

聞尋樂也
哀帝僅復
雅樂於詔
今之間是
以文詞之
際興樂也

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土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
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
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
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
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
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
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

畢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
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七

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

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

射作於樂官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

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繇是以行

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

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

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

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况於

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
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所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
黃門名倡內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
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於人主爭女樂哀帝自
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道
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
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
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
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三

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
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

補遺之書記

詳核足補
彙記

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

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

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

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

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

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八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

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

別相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
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
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
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
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
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
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
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
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
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
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
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
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
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
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
十二人給大官柁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
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

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清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汚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五

憤而增嘆也。

顧瑞屏曰。史記分禮樂爲二書。而班掾合爲一志。予讀其文。固詳於史。哉然大約本漢儒之論。而錯綜之。非真深於禮樂之微者也。

原本禮經
而脫換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三六

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愨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植長育也。書曰：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鑿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

以兵爲刑
此班氏獨
得之音

諺刑法而
充兵刑之
大者也諺
兵而先井
甲兵所從
出也

之戰以定火災。顛頭有其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
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
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
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七

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
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
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
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
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
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
土，戎馬車徒于戈索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

治兵以彌冬大闕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虛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三

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旣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衰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闕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

乘之國攝庫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僅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鏡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五

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媾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許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繁言能使
秦人失勢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輸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繇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

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上，命以蠻夷，猾夏冠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

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併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森起雲合，果其軋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五

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塗，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

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誥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路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周道旣衰，穆王昵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鬲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

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曰管先王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
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
未也故誨之以忠懷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
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
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七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徼
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
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君子之言僑不材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輸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
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
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
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
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
而姦邪竝生赭衣塞路圜圍成市天下愁怨潰而
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五

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撫秦法
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
毒蠱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
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
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先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
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
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

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繇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朝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管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

令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春
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
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
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
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
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
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
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五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
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
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
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
法酷吏擊劓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
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
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
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

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卽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寃恕黃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刪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政。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

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比。日以益滋。自

明習者不知所繇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七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

兩漢鴻文

卷十六

三

禮固車傳之矣

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

之道所繇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執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繇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志

三

未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羣有爵，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

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獻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四

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入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旣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圜匡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主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

兩漢鴻文

卷十六

聖

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奸，不輒得獄，狎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惇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循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徂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

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

兩漢鴻文

卷十六

聖

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絕。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徵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旣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是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及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駢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兩漢鴻文 卷十六 聖三

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旣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

傷

塞刑蕃而民愈變，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

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
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
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
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
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
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
民賴之者也

丘瓊山曰班固言非獨漢世之失後世之獄類此
兩漢鴻文 卷十六 聖四 三十七

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析民惟刑言制禮以止
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爲治禮刑先後
之序其間向隅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譬皆
痛切人情深中事理

鍾作敬巨班固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設來甚有原
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於可欲者○大刑用
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
詳古今兵制本來自黃虞以至漢言刑而兵
制之得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

人爲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
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乎

兩漢鴻文

卷十六

四十五

